

严北溟 著

儒道佛思想散论

周谷城题





2 021 5200 8

儒道佛思想散论

严北溟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儒道佛思想散论

严北溟 著

责任编辑：邓潭洲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21,000 印张：11 印数：1——5,500

统一书号：2109·42 定价：1.45元

GPA4646
03

自 序

这本《儒道佛思想散论》，收集了我多年来研究儒、道、佛三家哲学思想的二十多篇论文。我觉得，要开创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首先就应当把目标放在联系实际，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光荣任务服务。因此，本书“论”虽“散”，却有一个总的看法或旨趣。对此，先在这里简要地谈一谈。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总结长期历史经验”这简单的几个字，包含着多少辛酸的回忆和多么深刻的意义啊！建国以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也走过不少弯路，现在回到“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道路”上来，这确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胜利标志，是对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发展。

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本书论述的属于后者。目前建设精神文明、发展精神文明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令人鼓舞的事。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及其特色，都是历史地、有规律地逐渐积累、

形成起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社会主义不可能割断历史来凭空建设，故既要从当前实际出发，又应联系历史实际，把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任务放在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早年领导革命，就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认为这是对革命有益的。也就是说，要结合历史实际，进行“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即是我们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光辉范例。可是后来由于极左思潮泛滥，使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真理长期被淹没而为历史虚无主义所替代。十年动乱中，江青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而且对死去千百年的历史人物也翻出来打棍戴帽，妄图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当然第一个遭殃，还不知株连了多少古人、今人。比如，我只因写过一篇论述孔子思想有积极和消极两面的文章，说了一些公道话，就在山东孔子讨论会上遭到关锋的攻击、辱骂；过了几年，还得挂上“孔老二孝子贤孙”的牌子，和经学家周予同先生一起被押到曲阜讨孔大会上去批斗。那次，我亲眼看到孔庙、孔林等珍贵文物古迹遭受破坏的情形。江青反革命集团毁灭民族文化，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真是达到了丧心病狂、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华号称“礼义之邦”，是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文明古国。作为黄炎苗裔，我们以有几千年珍贵历史文化传统感到自豪，而孔子和由他创始的儒家是和这个传统连结在一起的，这已为世界所公认。道、佛两家也对历史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

但和儒家比较起来，终居次要地位。这不仅由于儒家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居于正宗地位，非道、佛所能取代，更由于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曾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表现为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特色，并对我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对孔子和他开创的儒家进行评价，不能只看到后来变质了的儒学和“孔家店”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消极作用，而应看到它的积极一面，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尊重历史文化的科学态度。对于道、佛，我认为亦不应简单地否定，而须一分为二地对待。

通常人们讲“儒、释、道”，误把“儒”当成宗教，“道”则指道教而非道家，或因道教奉老子为始祖，连道家也被视为宗教了。但是，我在《散论》中，除了把“儒”从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其宗教化的滓秽中洗刷出来，还原为儒学外，对于“道”，则主要是指道家老庄之学，而不是指道教。大家知道，《老子》虽仅五千言，却包含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值得重视的一部哲学古籍。老子思想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我是倾向于认为老子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至于庄子哲学的性质，则学术界多数断定它是主观唯心主义。以前，关锋在讨论中曾给庄子戴上许多帽子，如什么“虚无主义”、“阿Q精神”、“滑头主义”、“悲观主义”等等，要把这位道家第二号人物打得永不翻身。对古人进行评价的这种“左”的做法，哪里是什么百家争鸣，它实际上是灾难性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朕兆。对此，我也写过文章反驳关锋，后来吃苦头自不待说，甚至连先父在清末给我命名，因出自《庄子·逍遥游》首句“北溟有鱼”，也变成了一条罪状，

可谓滑稽之至。悠悠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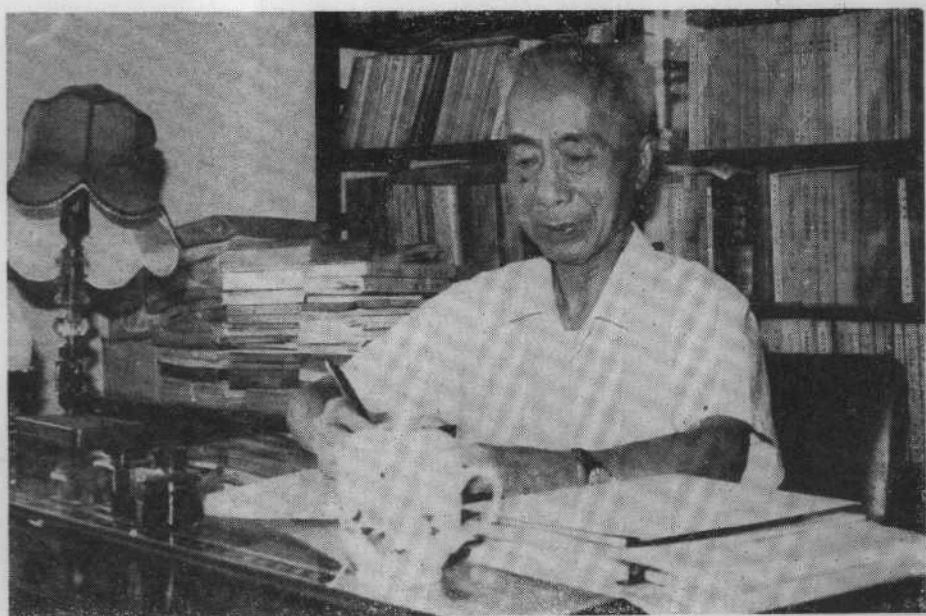
再谈佛教。我是因教学需要而“半路出家”似地研究佛学的。六十年代初，曾为大学高年级同学和留学生讲过佛教哲学史，可能给他们灌输过某些消极性的东西，但年来我从阅览国外资料和屡次同外国朋友交谈中，了解到国外学者对佛教的重视和研究情况，引起了我一些感想。

佛教虽起源于印度，而实发展于中国。千百年来，它的影响曾经深入社会各阶层和各个思想领域，参预着我国民族文化特色的形成，还波及日本、朝鲜和西方的许多国家，它对国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对佛教研究的重视与否，实际上关系到对祖国文化遗产如何看待的问题，包括对它要不要妥善地保存、整理和批判继承的问题。本来，党的有关政策、方针已在这方面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应该遵循和开拓前进的道路；可是，值得深思的是：关于佛教文物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现在某些外国的专家学者倒是抢先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决不能漠视。报载甘肃兰州大学因外国人说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样的话而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赶紧设置敦煌学专业和新课程，以培养专门研究人才。这种为繁荣祖国学术而积极有为的精神，是很值得称赞的。

要之，儒、道、佛三家的哲学体系，其性质和所起的作用不同，但它们都是我民族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应该加强研究。目前，我们既要肃清“左”的思想流毒，也要防止和反对右的错误思潮，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把对历史文化的批判继承工作搞上去，开创哲学史研究的新

局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贡献力量。本人在这方面，自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很不够，而持论偏颇之处，亦在所难免。承湖南人民出版社邓潭洲等同志对论稿提出宝贵意见，特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并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严北溟 1983年9月20日于复旦大学



作者近影

目 录

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	(1)
谈谈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怎样看待唯心主义·····	(16)
孔子要适当肯定,“孔家店”要打倒·····	(26)
再论孔子的“仁”·····	(47)
论孟子的阶级属性·····	(59)
从评价孟子谈哲学的党性问题·····	(81)
再谈孟子评价和哲学党性问题·····	(96)
谈“天不变道亦不变”·····	(110)
论庄子·····	(113)
关于阅读《庄子》问题——从对一张大纸报的回忆谈起	
·····	(141)
从道家思想演变看庄子哲学·····	(147)
论佛教哲学在思想史上的挑战·····	(165)
论《红楼梦》与佛学思想·····	(183)
论佛教的美学思想·····	(198)
从章太炎《无神论》侧面看佛教哲学特征·····	(223)
论谭嗣同的“仁学”思想·····	(237)
论律诗对偶形式与辩证思维·····	(266)

谈谈一部古佛教辞典——《一切经音义》·····	(287)
略谈《先秦诸子系年》·····	(297)
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发展的历史观·····	(301)
漫忆·····	(323)

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哲学史观，是我们从事哲学史研究所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就中国哲学史来说，学术界历来有各种问题的争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实际上都应提到哲学史观的原则高度来观察。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首先要正确理解关于哲学党性问题。

哲学党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阶级分析，一是坚持路线斗争；前者应用于各种哲学思想产生的背景和人物、流派的实质性评价，后者要求自觉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来看待各派哲学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两个方面无疑都是很重要的。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而哲学史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无可否认，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仅要受到不同阶级地位的制约，也要受到不同认识路线的支配，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们研究哲学史，着重从思想的阶级根源和认识根源去看问题，是完全必

要的。我们应当认清哲学不仅是认识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的工具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坚定地站稳革命阶级立场，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努力使哲学史研究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特别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我认为这是贯彻哲学党性原则的必由之路。

建国以后，哲学界许多同志对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建立，作了辛勤的努力，有着极显著的成绩，这是不待言的。但是由于长时期“宁‘左’毋右”思想的干扰，把哲学党性原则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不能说今已消除净尽。这种倾向表现于对人物思想的评价，不是从详细地占有材料出发，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而往往是从第二、三手材料里找现成结论，人云亦云；即使是第一手材料，也往往是抓住片言只语，任意贴上标签。有位朋友向我说过这样的笑话：书不要写了，填几张调查表就够了；只要在表上规定详细项目，依次填上各个哲学家的姓名、生卒年、籍贯、阶级成分、政治经历、重要观点、命题和哲学性质，然后给戴上一顶唯物主义的桂冠或唯心主义的大帽……如是云云，一了百了，岂非方便省力之至！我的朋友说的这些话，可能有点形容过分，但我觉得确是发人深省的。

人类对世界之规律性的认识，永远是沿着如列宁说的一串“大圆圈”和“螺旋的曲线”前进的。哲学史作为这个认识发展“大圆圈”上的无数连结点和动态进程的录像或纪录，其内容是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往往相互影响渗透。对此，后人用阶级分析方法、哲学路线划分方法作些科学的清理工作，当然极有必要；但由于思想

认识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和古代哲学家在回答哲学基本问题上的自发性，这种清理工作就决不应出之以简单化，庸俗化。例如就阶级分析讲，阶级性与科学性应是统一的，如果看不到思想认识的相对独立性，那就会把阶级标签到处乱贴，甚至发展到把前人思想一概否定。再就哲学路线划分讲，任何一个古代哲学家，他揭示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观点，不能不带有自发性、猜测性。可以说，在辩证唯物主义诞生以前，哲学史无分中外，从来没有一个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同样，真正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也是不多见的。在我国，唯心、唯物两个范畴，是从近代西方译来的，而在古代，除首次见于佛经里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等类似提法外，根本不见于诸子百家的任何一本著作。我们现在对古人哲学思想所作的鉴定（即判断其为唯物或唯心），只是根据现代认识水平而作的分析；而在古人头脑中，这却是空乏的。如果我们不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个问题，势必把哲学党性原则简单化、庸俗化。这里，实际上存在着怎样看待历史上属于剥削、统治阶级的哲学家及其思想的问题，也存在着怎样正确看待唯心主义的问题。对此，我们都应该持慎重态度。

二

人们一开始认识世界，首先必须回答：世界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本体论）？我们认识世界是从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出发，作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还是从主观意愿出发，作毫无根据的揣测（认识论）？反映存在与思维、物质与意识关

系的哲学基本问题，实际上判別了正确与谬误两条道路；而“道不同不相为谋”，它在历史上却是有长期争论的。还应看到，哲学基本问题作为解决认识世界的一种出发点、一种方法、态度而提出，它本身并不能代替对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尚待深入研究之永无穷尽的丰富内容。恩格斯早就指出，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步进展，唯物主义都要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因此，绝不应把唯物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长期以来，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产生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是同忽略哲学发展的这一事实有关系的。这里，暂且借用“空、假、中”（这是佛教天台宗的术语，当然其涵义和我说的完全不同）三字来说明这种情况：

一曰“空”。唯心主义鼓吹精神第一，失之“空”，所以它不是正确的认识路线；唯物主义则反对“空”而重“实”，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物质就是客观实在的范畴，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但仅仅停止在承认物质第一性上也是远远不够的。有些人把问题看得太简单，忽略了哲学基本问题所蕴含的极其丰富深刻的内容，例如有一种说法，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任何哲学家即使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而一涉及社会政治思想领域，都变成了唯心主义者。按照这个公式，岂不是把做一个真正唯物主义者之难说成“难于上青天”了么？对这个问题，我曾提出一个论点，认为孟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孟子游说诸侯，无论对梁惠王、齐宣王、邹穆公等，一开口就是“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时”，“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使民养生送死无憾”

……如此大声疾呼，主张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在古代哲学家中，再没有一个比孟子更旗帜鲜明的了。这不算唯物主义，还算什么？我还认为，说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没有一个哲学家在社会历史观上是唯物主义者，这只是指他们对社会历史的究研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而言，特别是不能用阶级斗争观点贯串全部历史研究。至于一般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学说主张，就要看他是否提出了切合社会实际和时代要求的主张，而不宜苛责古人，一律称之为唯心主义。不然的话，唯物主义就只有一个悬在半空的自然观而没有脚踏实地的社会政治观，这怎能为进步阶级服务？总之，停留于第一性、第二性的口头承认，那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空”；把社会政治的具体实践摆在次要地位以评断哲学性质，那是对唯物主义的“空”。

二曰“假”。“空”带来“假”。在所谓“评法批儒”中，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倒也风行一时，可它又是遭灾受难的首当其冲者。这个教训是永远值得记取的。研究和学习哲学史，不仅要求提高人们识别唯物论、唯心论的本领，尤其重要的是锻炼对现实生活中假唯物主义者、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识别能力。例如，不管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理论骗子怎样自吹自擂，只要他们对真正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和主张一概反对，破坏工农业生产，动辄以“唯生产力论”整人，那他们就是道道地地的假唯物主义者，真主观唯心主义者。

三曰“中”。这里借用“中”字指中伤之意，并不是天台宗“中道观”或儒家“中庸之道”的“中”。怎样中伤的呢？这在十年内乱中见得可多了，无非是影射共阴谋一色，帽子

与棍棒齐飞，打击今人，厚诬古人等等。在某一次哲学史讨论中，曾有同志提出“光头”人物的主张，就是不要老在古代哲学家头上先戴上唯心、唯物之类的帽子，再在帽子底下去寻找论据。闻此项提议被讥为背离了哲学党性原则的“光头哲学”。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坚持哲学党性原则不在于简单地扣“帽子”上，而是要对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体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必须反对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的主观片面性，因为我国汉字歧义很多，古代汉语尤其如此，解释随人而异，自然会出现分歧，哲学史上许多争论往往是由此引起的。此外，分歧还同思辨哲学的特点有关。哲学家在探索宇宙人生奥秘，深入到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两个无限的极端时，只能通过“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哲学笔记》第194页）。中国哲学家早形成自己一套特殊的概念、范畴系统，其逻辑结构的复杂变化，又自增添了汉字歧义的原有困难；而哲学家的探索愈深入，愈有可能提出为常人感性直觉所难以理解的玄妙之论，表面上看，大有唯心主义的样子。例如老子把他的“道”讲得那样“玄之又玄”，令人莫测高深，致有的同志说，这种“道”是精神实体，是唯心主义范畴。常人坚信自己的感官见闻，只承认“有”，老子却特别强调“无”，“无”也就是“道”，致有人说，老子是虚无主义者。其实，老子的“道”、“无”思想发展了思维抽象的一面，在哲学上比那些关于水、火、金、木、土、气等等提法更进一步提高了，绝不能用虚无主义、神秘主义等一类贬词概予抹煞。事实上，后来荀况、韩非和王充等的唯物主义思想，都同老子的自然天道观有着继承发展的关系。战